

從「淡水學」研究， 到「臺灣學」建構

淡水歷史研究與地方互動平臺

文 | 林呈蓉（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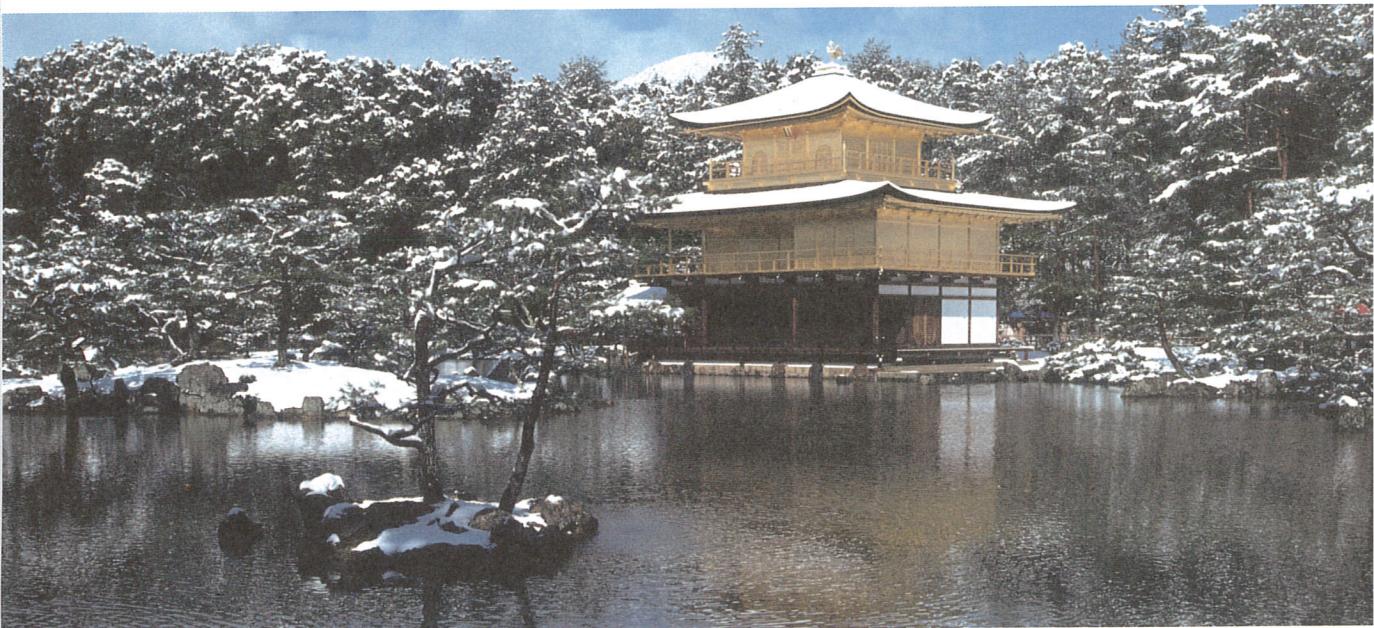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，淡江大學歷史系首開風氣之先，以學術支援地方學研究，帶動臺灣社會地方學研究的一股風潮。如今，各地的地方學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，而「淡水學」研究的未來，仍有可發展的空間。

■ 「淡水學」研究成立的經緯

1990年代初，在政治解嚴與經濟泡沫化效應的雙重影響下，城鄉經濟的差距日益擴大，地方的農林漁村與傳統產業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，日趨沒落。當時臺灣政府從日本招聘設計工學教授宮崎清赴臺，為臺灣地方的產業振興提出針砭。宮崎教授則援引日本社會的經驗，介紹地方社區如何透過傳統產業，結合觀光文化再造新的經濟榮景。

1994年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乃從宮崎教授所提供的概念中，進一步發展出「社區總體營造」運動，並在翌年舉辦「文化、產業」研討會。當時，臺灣社會對於社區總體營造運動，則從所謂的「文化產業」切入，包括民俗技藝、觀光產業、生活藝術、聚落古蹟、農林漁業等，並在會議最後做出一個「文化產業化、產業文化化」的結論。

1998年，淡江大學歷史系成立研究所，鑒於當時臺灣社會之所需，該所的發展目標以臺灣史為原點，透過文化交流，試圖與中國史、世界史接軌，期待他山之石，能為臺灣社會的歷史研究注入新活水，並為臺灣社會的歷史教育，培育優秀的本土歷史研究人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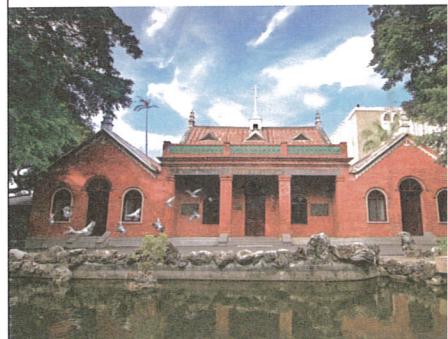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化遺產：京都銀閣寺

衆所周知，淡江大學位於臺灣北端的淡水，舊稱「滬尾」，是臺灣近代歷史發展的嚆矢。換言之，位於淡水的淡大歷史系從事淡水在地的歷史文化研究，相較於其他地區而言，不僅有其相對的重要意義；從大學之於在地社區的互動角度觀之，歷史系更肩負著責無旁貸的學術使命與責任。

基於社會的需求與上述的理念，1998年淡大歷史所甫成立後不久，隨即舉辦了第一屆的「淡水學」學術研討會。接著，2001年、2004年、2007年，以及2010年，陸續定期舉辦「淡水學」的學術研討會。由於「淡水學」研究的客體是淡水在地社會父祖輩的歷史經驗，因此每屆「淡水學」學術研討會舉辦之際，除了邀請學有專精的學界先進，以及鼓勵研究生參與發表之外，更保留一到兩成的發表席次，邀請淡水在地耆老或文史工作者報告研究心得與分享歷史經驗，共襄盛舉。

而以淡水在地歷史文化之研究為主體的「淡水學」學術研討會，也成為淡江大學歷史系與淡水在地社會互動的重要平臺。由於淡水在地人士關懷鄉里的歷史文化，因此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討會，從開幕到閉幕，從頭到尾研討會的會議現場經常是高朋滿座；而會議所需之各項物品，也儘可能地多向在地店家訂購，俾使大學與在地社區緊密連結，相互之間既是資源也是後援。透過兩者之間依存關係的建立，大學乃走出學術殿堂，而與在地社會建構出互動緊密的一體性。



淡水牛津學堂



淡水已經形成一個文化藝術創新的場域。

■ 高等教育之於地方社會的價值

淡江大學歷史系所主導的「淡水學」研究至今也超過十二年，但就區域研究而論，對淡水整體的歷史瞭解，所知仍舊有限，更遑論從中歸納出所謂淡水人的精神特質。非常諷刺的是，「淡水學」研究與日本的「京都學」研究，大約是在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，即使區域空間與歷史時間，在規模大小上淡水是難以與日本的京都相提並論，但眼見「京都學」研究愈益蓬勃發展，甚至定期出版月刊《京都》；而「淡水學」研究的未來，似乎遇到了瓶頸，實際上還留有不少可進步的空間。

在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定位中，社區「服務」是一項重要的學術使命與責任。透過學術專業，提供在地社會的終身學習與各種專業諮詢，使大學與社區緊密結合，並成為國家社會的資產與後援。日本的「京都學」研究，其背後所仰賴的是當地學界與產業界的大力支持。透過產學合作，聯手打出京都社會的精神價值，而這是日本其他城鎮所難以模仿的。不容置疑地，能否有效建構京都人的「靈性」之所在，有賴當地學界的力量。

然而，在地社會之於高等教育，又提供什麼樣的資產與後援呢？援引京都大學心靈未來研究中心（こころの未 研究センター）教授鎌田東二的說法，相較於東京大學所在的東京地區，幅員廣大，人們的思考、行動經常受制於末班電車的時間，因所有的交通問題全都仰賴電車，所以人們的逆算思考能力與時間管理比較發達；而京都大學所在的京都地區，城市規模大小相

仿，民衆的交通問題多以自行車或步行解決，透過步行與思考之間的互動，身體與知性相互滲透，身心之間較能平衡發展，學術對話也不會因末班電車的時間而中途停擺，當然這也是京都學派、白樺派、甚至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皆出自於京都大學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從地方學研究的角度觀之，京都的生態環境提升了當地社會、民衆的靈性與智慧。換言之，地方社會與在地的高等教育之間，透過互動關係，可達到相互提升的效果。而淡水的地方社會又能為在地的大學提供何種奧援，則端賴淡水在地人文精神的定位。當然，這也是地方學研究的終極目標之一。

■ 從鄉里到國家「臺灣學」內涵的建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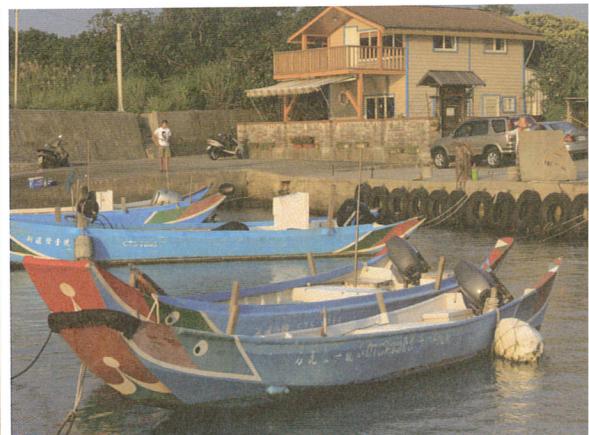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，「社區總體營造」的概念逐漸深耕臺灣社會，淡江大學歷史系首開風氣之先，以學術支援地方學研究，也帶動臺灣社會地方學研究的一股風潮。如今除了「淡水學」之外，「北投學」、「苗栗學」、「彰化學」、「雲林學」、「嘉義學」、「南瀛學」、「屏東學」、「高雄學」、「花蓮學」、「臺東學」、「澎湖學」等，各地的地方學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出現。除了部份的地方學研究由國立大學相關系所支援之外，有些則是地方政府文化局、甚至是在地的民間文化社團等自主推動。

地方學研究的盛行絕非是民粹主義抬頭的表徵，而是國民大眾對鄉里、土地的執著。過去，近代政府透過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等各種知性訓練，建構民衆對「國家」的認知。而伴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，海峽兩岸敵對意識漸趨緩和，在國家認同變得混淆的年代，臺灣社會對地方學研究的熱情，展現出國民大眾試圖追求自己對土地歸屬感的一套理論依據。

2007年3月，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成立「臺灣學研究中心」，意圖透過臺灣文獻資源的整合，強化與學術機構的合作，以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。而從地方學研究之於臺灣社會的終極目標觀之，「臺灣學」研究應從庶民的生活百態，即「世相史」角度，詮釋臺灣在地社會的特質，探尋在地社會背後所蘊含的真髓與價值，即追求心靈層面的研究。換言之，「臺灣學」研究應透過對「臺灣精神」的掌握，從而建立國民大眾相互之間的共識。



藝術創作。



淡水屯山社區六塊厝漁港（圖片提供/屯山社區提供）